池北偶談/卷六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五 ◄

池北偶談
卷六

► 卷七

李太守

近日廉吏，以松江知府李正華為第一。正華貢士，獻縣人。予鄉李御史〈森先〉按下江，誅鉏豪右，有海忠介之風，中讒被逮，吳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。既登舟，僚屬皆在，相視揮涕。正華最後至，攜一酒瓢，滿酌送侍御，慷慨言曰：“吾曹期不愧天日，不愧朝廷，不愧百姓耳。成敗利鈍，造物司之。公今日之行，榮於登仙，諸君何至作楚囚相對耶！”侍御掀髯大笑，諸君改容謝之。後以考成不及格，鐫級去。行之日，囊無一錢，松江人醵金數百，強投舟中，復人制一衣獻之，凡數千領，正華一無所受。松人走白巡撫，中丞下檄使受之，移書慰勉，乃量受為行李之費。既歸家，騎一驢，往來田間，歲一至郡城，南鼎甫〈廷鉉〉官河間時，與之往還甚稔。予過獻，問其所居，在縣西門，數椽僅蔽風雨云。

重慶三忠

獻賊自荊州上峽，攻陷重慶，蜀撫都御史陳公〈士奇〉、重慶太守王公〈行儉〉、巴縣令王公〈錫〉，同日罵賊被磔死。酆都林君明俊作《三忠傳》，今巴人立三忠祠祀之。

楊太常

楊懷玉者，以琴供奉明懷宗，官太常丞。鼎革後，攜賜琴流轉吳越間，文士多為賦詩，

絕似宋末汪水雲也。同時有伊爾弢者，會稽人，亦以琴供奉禁中。興化李鏡月〈瀅〉有長歌贈之，淒婉可誦。

二烈女

丙寅六月，福建巡撫張仲舉疏言：閩縣未婚烈女吳淑鳳，從容盡節，矢誌靡他；連江縣未婚烈女楊聯姐，投繯就義，百折不回。部議奉旨旌表。

文柔

文柔者，李之儀端叔配，胡武平宿孫女也。為東坡所知，呼為法喜上人。東坡南遷，手自制衣以賮曰：我一女子，受此等人知，復何憾耶。見端叔自撰墓誌。

二文正墓

元耶律文正〈楚材〉、明李文正〈東陽〉墓，皆在都城西近畏吾村。王文貞公〈崇簡〉云，為孝廉時，見耶律王墓上斷碑尚可讀，二十餘年來，墓田歸旗下，此碑無從復問。西涯墓抔土僅存，明萬歷時，有進士王文邁者，曾為封樹，《畿輔人物志》云，公墓在阜城門外畏吾村，後人式微，麗牲之石，不復有矣。

張綵

張綵、焦芳、劉宇、曹元皆為逆瑾爪牙腹心，而綵又其鄉人也。苑洛《見聞錄》獨稱綵遏止逆瑾功德數事，謂大學士焦芳導瑾為惡，劉宇首阿附瑾，綵皆勸退之，如是不下十餘條。孝子慈孫，百世不改，而苑洛以鄉曲之故，亂天下萬世公是非，亦見其愚矣。

蔡道憲

蔡公道憲，閩人，以進士為長沙府推官。數夢與宋李忠節公芾酬酢。後天兵下湖南，蔡殉節。潭人歲時報賽，常見二公往來，車騎甚盛。全州謝石臞〈良琦〉記其事云。

事叔至孝

宣城施愚山〈閏章〉少孤，事叔譽至孝。一日，值叔誕辰，大集親戚上壽，而叔以小故忤意，堅臥不起，愚山跪榻前移晷。辛亥，客都門，每憶叔，輒涕泗。事叔如此，古人所希有也。譽有遺詩一卷，愚山屬予為論定，序而行之。

張待問

予邑新城，本長山縣地，元始為縣。閱《長山志．名宦》，宋止知縣翟大順一人，丞簿則有明以前無考。適閱《東軒筆錄》，得張待問一人，知志之闕漏多矣。張待問為淄川長山縣主簿。縣有盧伯達者，與曹侍中利用通姻，復憑世蔭，大為邑患，縣令憚其勢，莫敢與較。張一日承令乏，適伯達以訟至庭，即數其累犯杖之。未幾，伯達之侄士倫來為本路轉運使，人皆為張危之，或勸令自免去。張曰：盧公賢者，肯銜隙以害公正之吏乎！了不嬰意。一日，士倫巡案至邑，召張語之曰：君健吏也，吾叔賴君懲之，今變節為善士矣。為發薦章而去。待問固不愧名宦，乃士倫亦鄉之賢大夫也。錄之以補誌乘之闕。〈范文正公幼隨母改適長山朱氏，《筆錄》訛作睢陽，宜正之。〉

孔公父子

史載孔道輔原魯使契丹，優人以文宣王為戲，道輔艴然徑出。《澠水燕談》載，元祐中，上元，駕幸迎祥池，宴從臣，伶人以先聖為戲。刑部侍郎孔宗翰奏：唐文宗時有為此戲者，詔斥之，今聖君宴犒群臣，豈容有此。詔付檢官，置於理。二事絕相類。宗翰字周翰，即原魯子也。〈宋至道二年，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，教坊以孔子為戲。賓客李至言：唐太和中以此為戲，文宗笞伶人以懲無禮，魯哀公以儒為戲尚不可，況先聖乎！〉

龐嚴

《因話錄》角部載：江淮一舉人，姓嚴，登科記誤書龐，嚴遂賃舟丐食，往壽春，謁從事龐尹，事極可笑。按《唐書》：龐嚴，壽春人，元和中登進士第。元微之喜其文體類己，歷太常少卿、京兆尹。姓名、地里皆巧合，其一人耶？

劉富川

劉欽鄰，字鄰哉，號江屏，其先江右人，籍揚州之儀真。順治庚子舉人，辛丑進士，筮仕廣西富川知縣。甲寅，賊陷富川，劉不屈，死之。兩廣總督疏聞，得旨：劉某忠憤死

節，深為可憫，應得恤典，從優議奏。予在揚州時，劉初釋褐，識其人，恂恂儒素，而大節如此，可敬亦可哀也。適見徐御史敬庵〈旭齡〉疏云：守土者，必有城存與存、城亡與亡之義，然後可以固封疆；敵愾者，必有寧使進尺、勿使退寸之心，然後可以克大敵。今賊來則以請兵救援而出，賊退又以隨兵進剿而入。守令逃竄，而委責任於將弁；將弁怠弛，而望恢復於禁旅。又云：國家深仁厚澤，培養臣工三十餘年，承平日久，文武燕安，綢繆牖戶之計不深，故捐軀徇國之誌不決。昔安史之亂，杲卿力徇河北，故十七郡皆歸朝廷。淮蔡之平，裴度誓不與賊俱生，不浹月而掃清巨寇。臣就目前事勢而論，立欲削平僭逆，必先振刷紀綱云云。真藥石之言也。

張商英

宋張商英反復狙詐，小人之尤。杲禪師與天覺論元祐人才，因問溫公如何？天覺曰：大賢也。杲曰：相公在臺諫時，如何論他？天覺曰：只是後生時，死急要官做，故如此。予嘗謂便要官做，亦何至仆溫公之碑耶。吾鄉益都房安恪公〈可壯〉，天啟中為御史，為東林部黨之魁，而晚節不終。順治初，為溧陽相所逐，時年七十餘矣。京師邸舍器用，皆自扃鑰。或以為言，公曰：老夫不久當復召耳。予嘗問其侄孫星顯云：公嘗自言，少年血氣盛，只是要官做。其言與天覺相類。孟氏云：是集義所生者，非義襲而取之也。論人者不可不辯。

致身錄

虞山極辯史仲彬《致身錄》之偽，而予鄉趙隱君士口著《建文帝年譜》，多取之。劉公子孔和亦有《題致身錄》一篇云：國初殺運烈不除，越三十載還相屠。以仁守之真不足，雖有節士謀多疏。哀哉中山誠意輩，已盡大計環顧徒。嗟吁聖祖信數不建輔，使作皇覺之裔餘。鬼門一出四十載，歸來老佛惟雪顱。竄身萬里伏滇國，泰伯不得終封吳。槁葬西山一笏地，豈有方遂之疑乎。當時二十有二人，左右食屨相攜扶。未必才智似狐趙，不可及者武子愚。二百餘年士最盛，摧傷太過今如無。千秋直史不可滅，帝在均房應屢書。

劉元子

光州劉元子黃裳，嵩陽先生繪之子也，好談兵，倜儻負奇。嵩陽守重慶，銅梁大司馬張襄憲公〈佳胤〉以童子見知，愛如己子，致署中，與元子兄弟讀書。時元子十許歲，妒

襄憲之才，夜與弟黃鼎潛往縊之，賴太夫人走救得免。後襄憲開府，元子尚在公車，過襄憲公，酒酣耳熱，輒謾罵，襄憲遜謝而已。元子後以兵部郎參謀征倭軍事。

徐東癡

吾邑徐隱君夜，字東癡，又字嵇庵，年二十九，棄諸生，隱居東皐鄭潢河上，掘門土室，絕跡城市，有朱桃椎、杜子春之風。癸亥春，予及先兄過之，欲約同誌為構草堂，又遺書縣令云：元道州狀舉處士張季秀，請縣官為造草舍十數間，給水田一二頃，免其當戶徭役，令得保遂其誌，使士庶識廉恥之方。又楊君謙《蘇談》所記中峰和上草堂，乃馮海粟煉泥、趙松雪搬運、中峰塗壁。吳人至今傳為美談。明府能為此盛舉，繼三公之後者，亦佳話也。竟不果。

朱浚

盧奕之有杞，華原柳氏之有璨，韓忠獻之有侂胄，吳玠、吳璘之有逆曦，所謂君子之澤，五世而斬也。何燕泉《餘冬序錄》載：朱文公曾孫浚為浙漕，值賈似道當國，時每有劄子白事，必稱某萬拜。按文公世系，公長子塾，塾生鑒，鑒生浚。浚仕至朝散大夫、右文殿修撰、兩浙轉運使、吏部侍郎。丙子，元兵至福安州，浚不屈死之。浚能殺身成仁，而不能不失身於權貴。明末亦有之，如張捷、楊維垣是也。浚死節事，《宋史》及《綱目》皆不書。

王李

掖縣王漢，字子房，做儻有經世才，中崇禎丁丑進士，為高平、河內二縣令。上書言事，懷宗奇之，召對，擢御史，巡按河南。進巡撫都御史，死永城賊劉超之難。予少見其奏疏及《小武當詩》一篇，真奇才也。同邑李森先字琳枝，崇禎庚辰進士，入本朝為御史，屢上疏，論事切直，三下刑部，不少摧折。巡按下江，清剛端勁，置淫僧三拙、優人王紫稼於法，江南人莫不快之。中忌者被逮，吳中罷市，哭送者萬人。世祖廉知之，尋內擢卿寺，而李不幸死矣。李修髯長身，飲酒無算，家有椒雨園，在南郭外，日與酒徒酣飲其中，醉則衣白衣，徒步歌呼過市，巾幘欹側，酒痕狼籍，有陽城之風。

黃熙績

順治己亥，海寇破京口、瓜、儀、寧國等處，金陵幾不守。寇安慶，推官黃熙績力守全城。辛丑論功，罪監司守令以下，死者數十人。熙績以前功特擢給事中，仍世襲阿思哈哈番。通判李皇詔亦得敘升員外郎，世襲阿達哈哈番。黃、閩人。李、楚人。

米元章二婿

段拂、吳激，皆米元章之婿。拂字去塵，元章有潔癖，見其名字，喜曰：既拂矣，又去塵，真吾婿也。以子妻之。拂南渡後，仕至參知政事。激字彥高，入金為翰林學士，以詩樂府知名，與蔡松年齊名，號“吳蔡體”。

篤師誼

汴梁王金章〈紫綬〉參政，常從老儒劉文奇學。崇禎末，劉家沒於水，王為置田園廬舍於蘇門山中。後年七十餘病卒，為之營葬，情禮甚備。予見其哭師詩，哀樂有過人者，其警句云：“門無司馬求書使，室有黔婁正被妻。”餘不具錄。陶九成載攜李顧德玉，葬其師新昌俞觀光事，此近之矣。

兩郝天挺本末

金元間有兩郝天挺，一為元遺山之師，一為遺山弟子。予考《元史·郝經傳》云，其先潞州人，徙澤州之陵川。祖天挺，字晉卿，元裕之嘗從之學。裕之謂經曰，汝貌類祖，才器非常者是也。其一字繼先，出於朵魯別族，父和上拔都魯，元太宗世，多著武功。天挺英爽，剛直有誌略，受業於遺山元好問，累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，追封冀國公，謚文定，為皇慶名臣。嘗修《雲南實錄》五卷，又註唐人《鼓吹集》十卷。元時漢人賜號拔都，惟史天澤、張弘範，見《輟耕錄》，漢言勇也。近常熟刻《鼓吹集》，乃以為隱逸傳之晉卿，而致疑於趙文敏之序稱尚書左丞，又於尚書左丞上妄加金字，誤甚。

孫靈暉

新城僻陋，其在南北朝則長樂、武強二縣地也。長樂今青州之高苑，武強今濟南之長山。偶讀《北齊書·孫靈暉傳》，乃予鄉前哲，而誌不載，因錄於此：“孫靈暉，長樂武強人也。魏大儒秘書監惠蔚，靈暉之族曾王父也。靈暉少明敏，有器度。惠蔚一子早卒，其家書籍多在焉。靈暉七歲便好學，日誦數千言，唯尋討惠蔚手錄章疏，不求師友。《

三禮》、《三傳》皆通宗旨，時就鮑季詳、熊安生質問疑滯，其所發明，熊、鮑無以異也。舉冀州刺史秀才，射策高第，授員外將軍。後以儒術甄明，擢授太學博士，遷北徐州治中，轉潼郡太守。天統中，令朝臣推舉可為南陽王綽師者，吏部尚書尉瑾表薦之，徵為國子博士，授南陽王經。王雖不好文學，深相敬重，啟除其府諮議參軍。綽除定州刺史，仍隨之鎮。綽所為猖蹶，靈暉惟默默憂悴，不能諫止。綽欲以管記馬子結為諮議參軍，乃表請轉靈暉為王師，以子結為諮議。朝廷以王師三品，啟奏不合。後主於啟下手答云‘但用之’，仍手報南陽書，並依所奏。儒者甚以為榮。綽除大將軍，靈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。綽誅，停廢。齊亡數年，卒。子萬壽，聰識機警，博涉群書，有辭藻，尤甚詩詠。齊末，陽休之辟為開府行參軍。隋奉朝清、滕王文學、豫章長史。卒於大理司直。”

忠勤公黔志列傳

先高祖太僕府君，死事於黔，明世廟諭祭文，有忠勤報國之褒，故稱忠勤公。黔汜《名宦傳》云：王重光，濟南新城人，以進士為司空曹郎，嘉靖中，貴州左參政。會赤水黑白羿蠻叛，公與參將於某，沖嵐冒瘴癘，勤事以死。事聞，賜祭，贈太僕少卿。公祠在永寧衛，有指揮王之屏、張朝者，奉委采木，不避險艱。水漲，有巨木閣灘頭，朝、之屏先卒徒入水，掀撥巨木，溺死。事聞，賜葬。今從祀公祠。嬪在生曰：予聞王之先有王叟者，與其嫗力田作苦，家嬴擔食之儲。有窮措大夜穿其墉，叟覺，以戒嫗：是偷兒也。扼其吭而燭之，曰：嘻！君故儒士，而顧穿窬耶！夫婦甚憐惜之，耳語曰：勉旃勉旃，吾終不暴君之短。因出粟與之。庾人無知者。太僕蓋其孫雲，由太僕而後益昌大，今所稱新城王是已。此傳同年某中丞撫黔時特錄相寄。時曲沃衛少師方有纂修一統志之請，不一載，滇黔告變，志未進呈，故具錄於此。

死節

富川知縣劉欽鄰死節之後，又得數人，謹書之。饒寇陷浮梁，知縣王臨元死之。陷新昌，典史諸士英死之。臨元，山東平山衛人，順治辛丑進士〈叛將以紫衣誘降，不從，自縊死〉浙寇陷武義，署縣事蘭溪丞徐喆死之〈賊索印，力拒而死〉。喆，山西廣昌人，貢生。海寇薄溫州，總兵官祖弘勛迎降，巡道僉事陳丹赤死之〈叛將議脅之降，大罵遇害〉。丹赤，福建閩縣人，順治辛卯舉人，初贈光祿寺卿，加贈通政使司通政使。朱龍據定邊堡以叛，守備劉士英同其妻妾郭、李俱死之。孫崇雅以神木叛，榆林道參議楊三知全家死之。三知，順天良鄉人，順治丙戌進士〈其妻缺氏與二女先死，妾缺氏不死，為

賊所得，大罵遇害〉，贈光祿寺卿。王贈光祿寺少卿，喆贈浙江按察使司僉事，劉士英贈參將、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，諸士英贈江南宣城縣主簿。

段復興

段公復興，兗州陽谷人，明末為秦中監司，有威惠。崇禎癸未冬，李白成入關，西安陷，諸郡瓦解。賊檄至慶陽，公怒裂之，斬其使，誓以死守。十一月十六日，賊陷慶陽，公巷戰，力竭死之。母夫人、妻楊氏、妾劉氏、宗氏、張氏、子瑞、女成、暨婢僕七人，皆自焚死。秦人立祠，春秋饗祀，有禱輒應。以比唐段太尉，關中人稱二段云。

蔣氏王氏

蔣氏，淮安大河衛人，許字山陽高昂，未娶而昂夭，女趨喪，哭甚哀，自矢不嫁，每歲寒食必往祭墓。今五十餘尚在。又康熙十六年，閩逆初降，巡撫楊熙疏請旌表孝子王鑒女惠貞。惠貞年十六，許字儒士楊儼，儼死，謀以身殉，家人止之，因請奔喪，自縊夫柩之側。

王應熊

巴縣劉孝廉非眼〈道開〉作《故大學士王公應熊傳》，頗紀實，無諛詞。其贊云：“立朝孑孑，居鄉赫赫。峻整方嚴，夏日冬雪。天資則美，聖學未充，責人無已，居己不洪。仗鉞秉旄，入相出將，遇非其時，用違其量。民之焦墊，其何能淑，翰林有餘，宰相不足。”應熊以崇禎癸酉冬，內傳入閣辦事，不由枚卜。在政府僅五月，攻之者眾，遂罷歸。歸後，弟應熙與同邑戶侍倪斯蕙子天和相軋，遂成大獄，倪氏傾覆殆盡，巴人少之。癸未，周延儒罷相，舉應熊自代，詔起田間，比至，周已賜死。陳演不欲其入，紿應熊止涿州，而上疏力辭。上以問陳，陳對曰：此要君之術耳。上怒，遂勒歸。南渡以為督師，專辦蜀寇。甫抵遵義，獻賊已據成都險，將曾英擁眾數萬駐重慶，應熊無師可督，蟒衣玉帶，端坐受庭謁而已。丙戌冬，肅王誅獻賊於南部之鳳皇山，假子孫可望奔重慶，墮其城，南入滇黔。明年丁亥秋，應熊卒於永寧之土城。

倪所居有巴字園，俯臨城堞，南對塗山，下有龍門浩，擅巴郡江山之勝。自題一聯云：“居臨巴水真成字，家對龍門好著書。”予昔過重慶，聞之門人林舉人云。

魏尚書格言

蔚州魏環溪尚書〈象樞〉，順治中，以光祿丞養親家居。服闋，以臨朐馮相國易齋〈溥〉薦，起為御史，不五載至尚書。所著有《庸齋閑話》，與薛文清《讀書錄》同旨。偶錄數則於此：

有不可知之天道，無不可知之人事。

好名是學者病，是不學者藥。

居大臣而德不純，學不粹，不如下僚。居下僚而政不平，刑不中，不如素士。為士而理不明，學不正，不如庶民。

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。水，君子也。其性涼，其質白，其味沖，其為用也，可以浣不潔者而使潔。即沸湯中投以油，亦自分別而不相混，誠哉君子也。油，小人也。其性滑，其味濃，其為用也，可以汙潔者而使不潔。倘滾油中投一水，必致搏激而不相容，誠哉小人也。

五倫之外無道，六經之外無文，四書之外無學。

貧賤立品，富貴立身，方是天地間真男子。

成德每在困窮，敗身多因得誌。

為仙為佛，論死後地位。為聖為賢，論生前地位。此虛實有無之別。

世間第一種可敬人：忠臣孝子。世間第一種可憐人：寡婦孤兒。

恭謹忍讓，是居鄉之良法。清正儉約，是居官之良法。

吳芾云：“與其得罪於百姓，不如得罪於上官。”李衡云：“與其進而負於君，不如退而合於道。”二君皆宋人也，合之可作出處銘。

父母有過，子猶幾諫，諭親於道，心無欺慢。兄弟有過，豈容背訕，面吐衷腸，誰能離間。匿怨而友，良朋所患，一人作偽，一家習慣。骨肉手足，譸張為幻，人而異情，犬豕之豢。

家門喻

魏環溪尚書聖人家門喻，略載於左：

聖人門〈觀者自下而上，取君子上達意〉，門辟正路三條：中行〈中路〉。狂〈左路〉。狷〈右路〉。門閾內外二界：喻義〈閾內〉。喻利〈閾外〉。門內戒規三節：老在得〈終戒〉。壯在鬥〈中戒〉。少在色〈始戒〉。門內畏箴三則：畏天命〈一則〉。畏大人〈二則〉。畏聖人言〈三則〉。

門內賞罰二格：懷德〈賞〉。懷刑〈罰〉。門內才品四種：剛〈第一種〉。毅〈第二種〉。木〈第三種〉。訥〈第四種〉。門內課士三等：行已有恥，不辱君命〈一等〉；宗族稱孝，鄉黨稱弟〈二等〉；言必信，行必果〈三等〉。門內黜士四等：患得患失之鄙夫〈下等〉。無忌憚之小人〈又下等〉。德之賊〈最下等。此段自上而下，取小人下達意〉。門內取士四科：德行〈一科〉。言語〈一科〉。政事〈一科〉。文學〈一科〉。叩門三法：反三隅〈力叩法〉。悱〈口叩法〉。憤〈心叩法〉。入門一步：致知格物。

聖人家〈自下而上，同前〉。孝〈基〉。弟〈址〉。門戶堂室，聖人〈室〉。君子〈堂〉。善人〈戶〉。有恒〈門〉。護家四壁：信〈四壁〉。忠〈三壁〉。行〈二壁〉。文〈一壁〉。向上三階：樂之〈上層〉。好之〈中層〉。知之〈下層〉。自外達內四程：權〈四程〉。立〈三程〉。適道〈二程〉。共學〈一程〉。自內達外四程：禮動〈四程〉。莊蒞〈三程〉。仁守〈二程〉。知及〈一程〉。傳家四法：遊藝〈家外〉。依仁〈家內〉。據德〈家內〉。誌道〈家內〉。成家四事：樂忘憂，憤忘食，誨不倦，學不厭。

聖門戒律

廬陵張學士幹臣作《聖門戒律八條》：一名穿窬之類〈多方鉆刺覬覦者是〉。一名患得患失鄙夫〈夤緣以獵榮膴者是〉。一名妾婦〈阿附取容者是〉。一名壟斷賤丈夫〈指為奇貨者是〉。一名墦間乞人〈望門干謁者是〉。一名無忌憚小人〈侮法作奸擅行者是〉。一名德之賊〈遊移不可方物者是〉。一名不遠禽獸〈橫逆不悛，淫蕩無恥者是〉。

圖讖

漢光武好以圖讖決事，宣布天下，桓譚以此得罪。而苻堅以讀讖殺王影、王佩，此一事過光武遠矣。其後乃以讖文入五將山，竟為姚萇所執，當是末路憒憒耶！

朱肜

朱肜，京兆人，隱居不仕。閻負使涼，以肜與王猛並稱，堅以猛為侍中。猛表讓於肜。其後猛死，堅欲南寇，引群臣會議太極殿，苻融、石越等皆諫，肜獨贊之。卒致淝水之敗，以至亡國。此豈景略匹耶！處士盜虛聲，何代無人。

馮可宗

益都馮起震，字青方，老儒也。工畫竹，有名啟禎間，時號馮竹子。有子二人：長可賓，成進士，官給事中，好聲伎，侍妾數十人。其弟可宗，南渡掌錦衣衛事，為馬、阮牙爪，尤豪侈自恣，居第皆以紫檀為窗楹。乙酉死於金陵。同時有馬文室者，貴陽相之廝役也，亦官都督。金陵破，官於其居宅井中淘金，得數萬兩，或為賦《淘金行》焉。

劉吏部

劉吏部公戩〈體仁〉，慷慨任俠，意氣自許。嘗遊睢陽，睢陽守贈遺頗厚，歸經人家墓田，徘徊久之，曰：此地自佳，惜葬不合法，不急遷，且有奇禍。因迂道訪其家，具為主人道之，曰：公誠長者，顧力不能遷奈何！劉曰：是易耳，盡解橐中裝，與之而去。此與《漢書》原涉事頗相類。

王公家書

故尚書王公德完，字希泉，蜀廣安州人。萬歷庚子，臨朐馮公琢庵〈琦〉、南充黃公慎軒〈輝〉同侍皇長子日講。退謂王公曰：“ 今日皇長子閟言母後憂危狀，殆不自保。 ”馮又曰：“ 今日之計，母後安則皇長子安，而天下安，否則危矣。須得一人扌棄性命說破，庶有濟乎！ ”王公慷慨起曰：“ 此言官責，公詞臣，可無言，然某言之必死，老母弱子，以累慎軒矣。 ”疏入，神宗大怒，下詔獄究問主使之人。當是的，馮公自分不免。

王公備任慘毒，但云道路喧傳，高皇主使。語不及他。拜杖謫歸。天啟中，起廢籍，至戶部尚書。公之孫有馮，予門人也，以公獄中家書及馮、黃二公手劄示予，敬錄於此。

家書云：“十月二十八日，男上中宮本。蓋中宮危則皇長子危，長子危則宗廟社稷危，此回天機括，曲突徙薪上策。男赤心為國，奮不顧身，冒昧陳言，致皇上震怒，拿送鎮撫司考訊。人臣盡忠報國，獨立敢言，誰為主使。皇上初震雷霆，計且不測。幸賴二祖列宗在天之靈，皇上夢一金甲神人，持鞭而撻，宮殿動搖，因此上心驚懼，男遂免於廷杖，止系鎮撫司中，出則無期也。各衙門上三疏救，皆不報。男思人臣為宗廟社稷，即死亦可不朽。矧仗我祖宗父母積德累仁，今得不死，非聖主恩深，焉能再造耶！萬里長途，兩位老母，暮年聞此信息，驚惶憂慮，恐致成病，則不孝之罪無所容於天地間矣。”馮公書云：“千古綱常，萬年宗社，系兄此舉，蓋向來所言，止及國本，而兄所言者，事之本也。烈心奇節，與鄒爾瞻等，而所關比爾瞻更大。國史野史，大書特書，不一書矣。雷霆之下，笞箠慘並，百僚悸心，千夫隕涕，寄九死於九關，幸而不死，社稷實式靈之。既逆隆旨，幹天譴，士之處此，當以忠智相兼。有身在無忘主恩，有舌在無談國事，事在身外，身在世外，鷗波萍跡，足寄此生。柴車就道，形跡宜晦，即遇故舊，一夫一馬，亦勿受之。貂璫滿途，百凡寧過慎耳。行矣足下，相與淺而意則深，業已成千秋之事，為千秋之人，事事須與此舉相稱。令龍逢、黃綺，合為一人，乃為全盛。若異日出而肩大任，建大業，則在天不在我。然聊以兄之出處卜之也，勿煩作報書，有所欲言，異日覓便相聞可耳。”黃書略云：“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，此語至當，真見古人之心。辟如父母反目，泣諫不從，大杖而走，豈須臾忘怨慕哉！常存此心，自不見直言得罪有毫髮之可矜負也。天下人公共大事，被兄一肩擔盡，所關至大，而弟所言，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，蓋責備賢者、愛不能已耳。”此事孫北海侍郎《益智錄》載之，止言黃而不及馮，且錄名臣亦不及文敏，何哉？

陳忠湣

陳都督福，字東海，陝西定邊堡人，積功至右都督，駐夔州。予壬子使蜀見之，真儒將也。與予登夔府東城，觀八陣圖，謁白帝城昭烈廟，奏軍中之樂，行酒極歡。酒酣，送予江岸，執手殷勤而別。此後予廬居，聞陳遷寧夏總兵官。尋滇黔告變，陳百口尚在夔門。時蜀中已陷賊，以左將軍印誘之，招致百端，陳皆執其使以聞。朱龍輩叛亂，據花馬池等城，討平之。進圍固原。朝論方倚為長城，謂必辦賊。一日，賊忽以五百人偽降，陳坦然不疑，置之左右。陳部下有九營，而自居中，號令嚴肅。日晡，諸營不得相往來。夜二鼓，降人發難，中軍驚擾。時大風雪，諸營無敢趣救者，遂刃陳，取其元去。此乙

卯冬事也。陳忠勇，乃心王室，今大帥無出其右。其死也，上震悼，特贈為公，謚忠湣。擢其弟參將奇為天津總兵官；壽為光祿寺少卿，今為右通政。

曹植司馬順

吳江顧生庶其〈萬祺〉《三餘漫筆》云：三叔周之畔臣，實殷之忠臣也。說本陳同父。若曹丕篡漢，陳思王植變服而哭。司馬炎篡魏，習陽亭侯順嘆曰：“事乖唐虞，而假為禪名。”遂悲泣，由是廢黜而卒。二公非漢、魏之忠臣歟！

門戶

吾家自明嘉靖中，先高祖太僕公以甲科起家，至隆萬而極盛，代有聞人。當明中葉，門戶紛紜之時，無一人濡足者，亦可見家法之恭謹矣。先伯祖太師霽宇公〈諱象乾〉，出入將相六十年，與葉文忠公、沈文端公、郭文毅公輩師友之誼最厚。故小人造《東林同志錄》，東林籍貫皆列焉。先祖方伯公〈諱象晉〉，為禮部主事，時鄉人亓詩教、韓浚勢張甚，以公名閥，素有清望，餌以銓曹，欲引入其黨，公力卻之，遂觸其怒。丁巳，以察典中傷，里居者十餘年。此其梗概也。至從叔祖吏部〈象春〉，為東林聞人，而才浮於□，家法始一變矣。夏璲公〈允彝〉《幸存錄》云：辛亥京察，孫丕揚主之，曹於汴、湯兆京佐之，而所處湯賓尹、王紹徽輩，則攻東林者也。紹徽有清望，而賓尹負才名，故秦聚奎直糾其不平。丁巳京察，鄭繼之主之，徐兆吉、韓浚佐之，而所處皆東林也。世之所謂清流者，一網盡矣。是時有齊、楚、浙三黨鼎峙：齊為亓詩教、韓浚輩，楚為吳亮嗣，官應震輩，浙為劉廷元、姚宗文輩，而湯賓尹輩陰為之主。於是有宣黨、昆黨種種別名，宣即賓尹，昆則顧天埈也。

亓韓

亓詩教，萊蕪人。韓浚，淄川人。趙忠毅著論所目為四兇也，皆同郡。會山東缺銓司，先方伯時官儀制主事，同鄉前輩皆屬意。亓、韓欲攘以為德，冀為之用，屬張華東公〈延登〉通殷勤。時伯祖太師以薊督召入中樞，公曰：“朝廷威柄，惟銓與樞，詎有兄在本兵，弟復為銓曹者。”力謝辭之。亓、韓怒不附己，遂以察典中傷。夏考功云：“丁巳之察，不平彌甚，竟無一人起而爭之者，蓋在朝清流驅逐盡矣。”諒哉。先是癸丑考選，諸公皆以名德首推公。時太師方以大司馬召，寓家書曰：“弟以資望，應得臺省，且欲假歸，俟考選後乃入。弟即回避，例亦當改翰林。”公復書言：“王事孔棘，且君

命不宿於家，不可以弟故遲君命。”即具呈回避。公生平恬退如此。

高忠憲

高忠憲公自言：少年以氣節自許，以此一念，受譴亦不畏。及得罪遠竄，值風雨，困臥舟中數日，天晴霽，登岸入旅店中，忽推窗見桃花爛然，遂有悟，並氣節之想亦冰消矣。

崇禎三相

夏瑗公云：烈皇英明勤敏，自當中興，而卒致淪喪者，以輔佐非人也。庶幾如范景文之博大好賢，方嶽貢之清勤憂國，不失賢相，惜用之稍晚。謝升不徇物情，不違公論。三公於二尚阝，皆虛公不滯。但闖寇之難，范死節最烈，照耀千古。方以直精微房入內，聞變即自縊，為僕所釋，欲再縊而寇已入，受刑至慘，終不屈死。或惜其死稍晚，然大節終無貶也。謝又出方下矣。

酈道元

酈道元，史稱嚴猛，為中尉。汝南王悅嬖人丘念，弄權縱恣，道元收付獄。悅請於胡太后，太后赦之。道元殺念，並劾悅。時蕭寶寅在關中，反狀已露，悅遂奏道元為關右大使，行至陰盤驛遇害。世但知其文士耳。

二王好佛

王右丞兄弟好佛，多與名僧遊處，其山川梵宇之作，往往精妙。然《唐書·王縉傳》載，縉喜飯僧徒，對揚啟沃，輒以因果為證。每西番有警，輒使群僧誦《仁王經》禳之。大歷刑政，日以淩遲，縉又縱弟妹女尼等廣納賄賂，如市賈焉。孟子謂頌詩讀書，必知人論世。旨哉言乎！

薛佩玉

予年來訪求殉節者，謹書之。近又得貴州都勻知縣薛君殉節狀於同年子吳雯天章。薛君諱佩玉，山西芮城人，辛丑進士，出予友李宮詹容齋之門。為人孤介質直，臨事不苟。康熙十三年正月十一日，滇逆至都勻，戍將及兵士數千人內叛，脅受偽印，薛君不可，

登樓自縊，僕薛策、薛健救之，曰：“汝誤我，非愛我也！”急麾去，遂死。其子鏞，今為諸生。